

# 神农城迹

2024年8月13日  
星期二  
责任编辑:郭亮  
美术编辑:左骏  
校对:马晴春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

溇江书院俯瞰图

## 走进溇江书院 魏芸霞

江南的雨，密密斜斜地下，像万缕情思。溇江蜿蜒曲折，穿城而过，薄雾在青山树荫浓密处缓缓升起，一缕缕漫过丛林深处溇江书院的飞檐翘角，与天空相接。

穿过浓密的雨丝，行走在溇江书院门前的树荫下，山间空气清新，淡淡的香樟花香似有似无。一棵棵高大的香樟树枝干虬曲，葱茏苍翠，笼罩于头顶上空。这棵古樟树，据记载，已有近千年的历史。五百多年前王阳明来到溇江书院讲学，就曾写下诗篇：“老树千年惟鹤住，深潭百尺有龙蟠。”驻足凝望，仿佛看到一个鸟鸣欢快的清晨，有人在清扫落叶，也有人在树下捧书而读。

溇江书院始建于南宋淳熙二年（公元1175年），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，与长沙岳麓书院齐名。走进溇江书院，一股历史的厚重感和书香气息迎面扑来。“道崇东鲁，秀毓西山”，黑底白字的对联悬于大门两侧，文脉的源远流长、薪火相传，在青山脚下凝聚。

拾级而上，跨过高高的门槛石，步入门庭内，高高的围墙将书院围成一个三进四合院。光洁的青石板路面，被雨水浸润成深褐色，偶有青苔和小绿植从缝隙中探出头来，一旁的桂花树，青翠浓密，似乎沾染了宋时的风雅，弥漫着古朴的意蕴。

站在讲堂里，仿佛听到阵阵读书声从时空深处传来，与山林中的鸟雀声相映成趣。那张古香古色的座榻，沧桑斑驳，一任任的山长曾坐在上面为学子们批点文章，答疑解惑。

书院内讲堂、礼殿、回廊、斋室、庭院曲径通幽，漫步其中，就像穿越到一幕幕历史时空。在山长的课室里，有一副对联：“身无半亩心怀天下，读破万卷神交古人。”一联道破读书人的胸怀和理想，让人心敬。在另一间厢房里，一副朗朗上口的对联悬于茶椅之上：“春殿语从丰，廿载家山印心石在；大江流日夜，八州子弟翘首企望。”这是时任山长左宗棠与陶澍相识相知的见证，后来两人结为儿女亲家，传为美谈。

在溇江书院右侧的庭院里，有两尊雕像。两位年轻人相对而坐，似乎在讨论着什么。他们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和张栻，正在辩论，后世称之为“朱张会讲”。那一年，朱熹三十七岁，张栻三十四岁，两位青年才俊，意气风发。朱熹从千里之外的福建崇安，赶赴长沙岳麓书院拜访好友张栻。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栻，移步醴陵溇江书院，以百里相迎的礼仪等候朱熹远道而来。两人相见分外欣喜，迫不及待地到溇江书院围绕《中庸》这部儒家经典各抒己见，辩论进行了三天三夜仍不见分晓。于是，持续两个多月的“朱张会讲”在此拉开帷幕。从山麓葱郁葱茏讲到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从古邑醴陵讲到千古溇州（今长沙），两位先贤思想的碰撞和传播，开启了湖湘文化教化的先河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子弟。

朱熹来湖南与张栻会讲是发生在1167年的故事，溇江书院始建于1175年，朱熹溇江书院会讲或是今人附会的美丽故事。

透过浓密的树荫，朝后山仰望，隐约看到后面的五贤堂。现在的五贤堂承袭了溇江书院的讲学功能。我常常带着笔记本去那里听讲座。受邀前来讲座的都是当代有名的文学家、艺术家。

溇江书院的人文历史，早已植根于一代又一代醴陵人的心里，成为一方精神家园。

## 株洲风物

### 炎陵，那一道道金红色 东方莎莎

夜深了，焚香读诗。恰好翻到清代何如斌写的《小步霞桥晚眺》：

鹿原天霁絮云飞，小步霞桥对夕辉。  
亭外杜鹃花竞艳，畦边菜竹笋初肥。  
清流曲折环丹阁，古木阴森护翠微。  
正喜吾民农务急，荷锄带月返荆扉。

何如斌乃何许人也？他生于江苏丹徒（今镇江）。清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以进士任湖南邵阳县（今炎陵）知县。在任期间，主持维修濒临坍塌的炎帝祠。他也是诗人，诗中的霞桥，在炎帝陵天使馆前。这首诗描写夕晖中的炎陵乡间景色，天霁云飞、古木参天、清流曲折、花艳笋肥，农民忙于农事，月几高挂才返家。

读着诗，也使我想起去年八月的往事。那时，泰龙堂哥在炎陵采购中草药，给微信亲戚群的每户亲戚各自快递了一箱炎陵地标产品黄桃当礼物，引得大家直呼：“泰龙威武！”

“这可是炎陵百姓的致富果、脱贫果、小康果、幸福果呢。”泰龙堂哥说着还咬了一大口，“真甜，甜过初恋。”害得我们都在屏幕前咽着口水。

#### (一)

收到炎陵黄桃，小心洗净切好，那橙黄的果肉里还镶嵌着一颗红彤彤的心，果香四溢。听说这是它自带的防伪标志。咬一口，脆而甜，汁液浸润整个口腔。徐徐咽下，唇齿留香。

我突然想起忘年交张阿姨是炎陵人，她和她先生都是大学退休教师，儿子儿媳在深圳工作，一两个月才能回来看看他们一下，家中常年只有老两口。他们也不愿意去深圳打扰孩子们。因为投缘，我就常去和她闲聊，顺便偷师补课。搞写作的人，必须做万金油。我这次要把张阿姨老家的特产带些去给她和老伴尝尝。本来可以叫堂哥直接给她快递一箱的，但老年人一下吃不了那么多，水果易坏。再说我亲自送去，老人更觉亲切。

果然，张阿姨看到黄桃，眼睛都亮了：“莎莎，你真是有心了，这比吃啥山珍海味都强。”

她放了两个在父母的照片前，拜了拜。

人老了，更念故乡，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果，都能引起回味。而那些昏暗的、苦涩的、别扭的记忆渐渐远去，沉淀下来的大多是明朗的、甜蜜的、舒心的细节。

张阿姨说，30年前，她的父母还在世，而且很硬朗，老人们在炎陵乡下自家后院里种了一些黄桃树，春天开花闹香，花香引来蜜蜂蝴蝶。五六月结果，为防虫儿小鸟偷吃，要给桃子套上纸袋护卫。当黄灿灿的果实收获了，树上要留一些给鸟儿们充当粮食。摘下的果实，爹妈总想着托人或者亲自给家中最小的女儿送来，看着女儿吃得喷香，爹妈心里比自己吃了还甜美。

自从爹妈离世，老院子也寂寥了，后院的黄桃树因没人打理，自己想开花就开几朵，想结果就结几个给鸟儿们吃，而鸟儿们也不是爹妈在世时的那些鸟儿了。有的是它们的后代，有的属于鸡占鹊巢。生命更迭，原本也是很正常的事。但想起来，甜蜜中有伤感。那些枝头上的往事，让人觉得时光流逝得太快了。

#### (二)

黄桃是季节性水果，除了夏季有鲜果品尝，其他季节就只有吃黄桃罐头了。我北方的表弟表妹们说，小时候发烧感冒，爹妈就买来黄桃罐头安慰道：“吃完黄桃罐头病就好了。”那时物质相对匮乏，以至于小孩子们私下竟然盼着生病，因为只有生病时才有黄桃罐头吃。

在水果中，我最喜欢樱桃和黄桃，一个火红、晶莹、娇小，一个金黄、饱满、圆润。有什么方法能一年四季都留住黄桃的香气呢？我思索良久，基于自己对香道艺术多年的探究，终于研制出一种“桃李之香”的熏香配方，主要献给家族中和朋友中的老师们。当然，还有我的忘年交张阿姨。

我用炎陵的黄桃和奈李，去核加沉香、檀香粉还有当季的桂花蒸熟消毒，然后搅拌均匀，加一点蜜糖，做块或者做丸阴干，放在有甲香的罐子里密封着，需要时就可以拿出来当熏香材料和香包了。

老师这个职业说话多，经常会肺气不足、气血亏损，吃黄桃兼使用桃李之香，还会有补益气血、让人愉悦的功效。

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喜爱用香的民族。皇家贵族有其高大上的用香材料，平民百姓也会自寻心仪的香气来源。在宋代，平民四小香用的是甘蔗渣、荔枝皮、陈皮、梨皮这些廉价的材料，将它们干燥后磨粉做成熏香料，一样可以装点人们爱美的生活。当时，提倡节约的温成皇后，向民间学习，在皇宫里也一概不用沉檀麝这些名贵材料，而用苦楝花、荔枝皮等做香。

我做的“桃李之香”，用过的亲朋都还喜欢。尤其张阿姨，时常沉浸其中。我知道，是里面的黄桃香味把她带回与爹妈共处的美好时光中。

#### (三)

炎陵，不仅是张阿姨的故乡，它和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有亲缘关系，因为，这是神农炎帝长眠之宝地。炎帝不仅是中医之祖，还是农业之祖、商贸之祖、音乐之祖、茶叶之祖。

我去法国旅游，一定会去巴黎拉雪兹公墓祭拜，因为写《国际歌》的欧仁·鲍狄埃、写歌剧《卡门》的乔治·比才、作家王尔德、莫里哀等都长眠在此；我去俄罗斯旅游，一定会去莫斯科郊外的新圣女公墓，拜谒著名文学家普希金、契诃夫、舞蹈家乌兰诺娃、画家列维坦之墓……而在我们华夏，作为炎黄之子，最应该祭拜的自然是炎帝神农氏。不忘始祖，也是我们炎黄子孙应有的情怀。

作为中医后代的我，有幸多次到炎陵向炎帝叩拜，深感自己被炎帝护佑。炎帝是中医鼻祖，不少古书都记载他遍尝百草，以疗民疾的事迹，如《淮南子》《史记》《帝王世纪》《广博物志》等。我家的中医们也常去炎陵采购中草药，因为这里蕴藏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，且久负盛名。我查过一些资料，说县内有动、植物药材1300多种，其中，野生中草药植物近1200种，几乎占全省药用植物种类的一半。

炎陵的百姓和民间几千年来都习惯使用中草药防病治病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民众还协助红军医院使用中草药，挽救了无数战士的宝贵生命。而像小茴香、花椒、紫苏、薄荷、荆芥等芳香植物嫩叶，不但可以用来做菜的调味品，也可药用，如小茴香种子为治疗小儿疝气的良药，花椒民间常用于治牙疼，薄荷具有疏散风热，紫苏杆和苏兜民间常用作安胎药，它们确实有特效。所以炎陵百姓房前屋后也自种一些，药食两用。

炎陵县属洣水上游，溪谷纵横交错，长度5000米以上的河流有近50条。除云秋河注入永乐江外，其余溪流均自南向北流入湘江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脉状水系。有水的地方就灵动，就丰茂。因此炎陵有中国深呼吸十佳小城、中国最美县城之称。

今年7月，我和先生自驾穿越多个省份，其中也包括湖南。经过炎陵时也买了不少黄桃快递给亲朋，并在微信亲戚群大呼：“明年夏季大家一起来再到炎陵祭拜炎帝吧！”随后不少晚辈都答：“跟上！”“算我一个！”“炎陵黄桃，等着我！”“炎帝，我来向您三拜九叩！”

我虔诚期盼，年年七八月，炎陵黄桃挂枝头，一片金色耀蓝天。



厂家属区的老式筒子楼(资料图)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yzhy83@163.com

## 我的株洲 我的工业乡愁

闪亮的日子

# 株洲一厂矿子弟的私人回忆

汤星宇

“星别，下来玩！”清脆的童声呼唤小名，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号角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院子里除了苏式红砖房，就只有我们家的那栋五层楼鹤立鸡群——因为父母都是国企工人，我们家因为工龄总数大的优势，幸运地分到了这栋楼梯小高层中的一套。住在一起的厂矿子弟们，天然地融在了一起。

除了打弹子、拍纸片、跳皮筋，在地上画格子猜拳抢地盘，我们这些野孩子还喜欢爬山抓各种虫子，有的虫子被玩死了，有的则烤了后进了嘴巴。孩子们绝大多数的娱乐活动都是低成本的，大人们则不然，歌舞厅算是当时的高档消费场所，每次两毛到五毛，老爸喜欢穿白衬衣别着钢笔去跳交谊舞，老妈则喜欢去抓他回来。

幼时是感觉不到时光飞逝的，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末，电游室开始出现了，五彩斑斓的画面一下子就吸引了小朋友，一元十个币，小孩子们也只有少数几个玩得起，于是经常一个人玩，十几个人围观，小小的电游室能挤上近百人，偶尔还能见到父母拿着竹扫帚做的“管教神器”来寻娃，闹得鸡飞狗跳。厂子里有福利，除了自办的幼儿园和食堂，还能安排职工每年出去疗养，于是从没出过远门的我头次坐上火车和父母去了北京。这下好了，来自小城市的儿童开了眼界，第一次在雄伟的故宫里骑铜狮子被大妈罚了款，第一次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合影，第

一次进肯德基吃了“西餐”，还亲眼看见几（很）的意思，株洲方言发音）漂亮的餐具全被扔到了垃圾桶，我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留着带回株洲，他们很认真地告诉我，塑料餐具有毒，用一次后要融掉做脸盆的。出去一趟开了眼界，骄傲感在我回来后给同楼门小朋友的吹牛中延续了很长时间。

家附近有个青少年宫，有好多小朋友在学武术打拳，超级威风。刚上小学的我就缠着妈妈也要去，妈妈去问了培训价格回来劝我，已经在学校报了书法班了，能不能不玩这个。我哭闹着坚持要。和大多数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，他们给我报了名。后来我知道，武术班一个月培训费要48元，书法班要20元，小学学费一学期也要三十几块。她的工资刚从80年代初的一个月30多块涨到80年代末的90块，于是她和父亲都申请增加晚班，多赚一些计件工资。随后几个月，我在晚上就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陪伴了……

记忆中，那时候父母们的穿着都差不多，蓝色工作服，有的还戴上蓝色工作帽和白口罩，工厂下班就乌泱泱一大群人涌出来，分不清谁是谁，骑自行车是最牛的存在，那声“让让，小自行车”必须用骄傲的口气喊出来。作为兵工厂下属的国营冰箱厂，厂里有大量南下干部、专家和工人，受过教育的居多，国企职工普遍比周围的近郊居民过得要好。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，厂里正式职工家家户户都有冰箱、电视和收音机，逢年过节，鱼、米、油都有得发，每家每户都配有楼房或者平房，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厂矿圈子。

或许是美好的东西大多不持久。十多年后，老国企经不住市场的冲击濒临倒闭，厂里有技术、有

本事的职工大多南下广东闯世界了。厂里靠着马路建起临街门面出租来养活工人，工人们的生活质量可以用江河日下来形容。直到大约2000年后，大多数熬到退休年龄或者内退年龄的，就靠着不高的退休金天天混在麻将桌上，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。如今，厂子的原址上建起了大型楼盘，雄伟漂亮，但每次经过我就感觉被一根针扎进血管里——虽然明知转型发展过程中，经历阵痛是难免的，就像有些病要打针，但你亲身体会并不时被唤起打针的记忆，绝对是不愉快的。

如今，人到中年的我偶尔会带着父母吃肯德基，他们念叨最多的还是“贵，浪费钱”，外加几句“牙齿咬不动了，下次不来了”之类的话。带小孩逛曾经的青少年宫、如今的百货商场时，看到很多小朋友穿着洁白的跆拳道服很威风，儿子盯着看，我很善解人意地问：“怎么，想学么？”他说想，我说那就报个班吧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经济可谓“一穷二白”，时至今日，我们已经建立了全面而先进的工业体系，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。与此同时，株洲这座城市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成为创造出大批硬核产品的制造名城。

株洲的发展历程，是中国沧桑巨变的一个鲜活缩影，一个生动注脚。一个个大型国有企业，不仅是那段辉煌岁月的见证者，更成为我父母那一代百万产业工人的集体记忆。在强大政府的引领下，他们像一支支铁军团，以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，夯实了工业强国的基础。

当我写完上面这些文字，从电脑跟前站起，我仿佛看到我们的无数先贤、无数普通人在炮火中、在天空中爬起来，相互扶持，向遥远的山峰攀爬，那里天空蔚蓝，白云朵朵，河水激流飞奔，风从历史中吹来，里面有声音在说：“那里，有我们民族本应有的位置，那里，是中国要登上去的地方。”

作为中医后代的我，有幸多次到炎陵向炎帝叩拜，深感自己被炎帝护佑。炎帝是中医鼻祖，不少古书都记载他遍尝百草，以疗民疾的事迹，如《淮南子》《史记》《帝王世纪》《广博物志》等。我家的中医们也常去炎陵采购中草药，因为这里蕴藏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，且久负盛名。我查过一些资料，说县内有动、植物药材1300多种，其中，野生中草药植物近1200种，几乎占全省药用植物种类的一半。

炎陵的百姓和民间几千年来都习惯使用中草药防病治病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民众还协助红军医院使用中草药，挽救了无数战士的宝贵生命。而像小茴香、花椒、紫苏、薄荷、荆芥等芳香植物嫩叶，不但可以用来做菜的调味品，也可药用，如小茴香种子为治疗小儿疝气的良药，花椒民间常用于治牙疼，薄荷具有疏散风热，紫苏杆和苏兜民间常用作安胎药，它们确实有特效。所以炎陵百姓房前屋后也自种一些，药食两用。

炎陵县属洣水上游，溪谷纵横交错，长度5000米以上的河流有近50条。除云秋河注入永乐江外，其余溪流均自南向北流入湘江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脉状水系。有水的地方就灵动，就丰茂。因此炎陵有中国深呼吸十佳小城、中国最美县城之称。

今年7月，我和先生自驾穿越多个省份，其中也包括湖南。经过炎陵时也买了不少黄桃快递给亲朋，并在微信亲戚群大呼：“明年夏季大家一起来再到炎陵祭拜炎帝吧！”随后不少晚辈都答：“跟上！”“算我一个！”“炎陵黄桃，等着我！”“炎帝，我来向您三拜九叩！”

我虔诚期盼，年年七八月，炎陵黄桃挂枝头，一片金色耀蓝天。



收录机、塑料花、绿墙漆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企业职工家庭的标配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株洲青少年宫